

修炼法轮大法 我的抑郁症不治而愈

【明慧网】我是一个农村妇女，1996年喜得法轮大法。修炼前，我身体有多种疾病，全身无力，总是打不起精神；还有产后风、精神衰弱等等。特别是我有抑郁症，总是想死。那时我真是痛苦不堪，生不如死，整天愁眉苦脸。

霸道的大姑姐

我是一个性格内向、寡言少语的人。我有一个妹妹，18岁就去世了，对我打击非常大，我变的更不爱说了。结婚后，我没有公婆，日子过的非常贫困。我丈夫在他家排行老二，他还有一个姐姐、一个弟弟。

我大姑姐特别霸道。谁要提起她，我的手脚就冰凉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我家的事情什么都管，和我多次发生冲突。我小叔子结婚时，大姑姐强迫我们让出了自己住的房子。那时我们的房子地理位置非常好，在公路边上。

小叔子住上我们的房子几年后，把房子翻新，盖成了楼房出租，一年有好几万的租金。大姑姐还给了我们五百元的欠债。我丈夫的叔叔、大爷都为我抱不平，说我太懦弱。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，我有话说不出去，就更压抑了。我得了各种疾病不说，还得了最难治的抑郁症。

有了孩子以后，我总是没精神，整天迷迷糊糊的睡觉，孩子掉在地上，也无力抱起来。那时候，我带着孩子长期住娘家，母亲给我看孩子。母亲的日子过的也非常难；我妹妹不在了，我弟弟在38岁那年也不在了，就剩下我这一



个女儿，还让她操心。有时候，我浑身难受，死去活来的，真想一了百了，想吃些安眠药一觉睡过去。

一次，我从娘家回来一看，大姑姐两口子搬到了我家，把我气的够呛，就和她吵起来了。我说：

“你为什么搬到我家来住？你在我们炕被底下放几块钱（我们农村有这个说法，不放，怕以后不好）。”大姑姐说什么也不肯放，我求人说和，她也不给面子。

从此以后，我的抑郁症更重了，一把一把的吃药，也不管事。我只要看见丈夫，就不停唠叨，怨他不替我说话，怨他对我不好，怨这、怨那，抱怨老天爷对我不公。

修大法 抑郁症消失

自从修炼法轮功后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。我从没有吃过一粒药，也没住过医院，一身的病痛在

不知不觉中都不翼而飞了，就连最难治的抑郁症也不治而愈，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家人看到我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和以前判若两人，家人都支持我修炼法轮功，认同法轮大法好。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也因为我的变化，有很多人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。

我严格按大法真、善、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

通过学法，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，放下了对大姑姐的怨恨，修出慈悲心，对大姑姐有了怜悯之心，使她们一家人明白了大法好的真相，得到了大法的救度。

特别是我丈夫，更是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他看见熟人就说：“我媳妇在家给我挣钱呢（意思是我不吃药了，不糟蹋钱了，就等于给家里挣钱了）！”

法轮功受到中共迫害以后，不管他有多累，天有多冷、多热，只要是法轮功学员到我家学法、交流，他都让出地方给我们。这些年，当警察来骚扰我时，不管有多少人，我丈夫都敢说“法轮大法好”，支持我修炼法轮功。

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中，现在我们一家人和睦睦，平安幸福。

文/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如玉◇

你知道吗

法轮功，又称法轮大法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“真善忍”为根本指导，要求修炼者不断提高心性（道德水准），同时炼五套功法。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，法轮大法不但可以使人身体健康、道德升华，而且对稳定社会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。“真善忍”信仰超越种族国界，至今已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吸引不同族裔民众走入修炼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，可在网络上免费下载。◇

青岛胶州市被迫害致死、失踪的几位法轮功学员（三）

【明慧网】下面是山东青岛胶州市几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李启胜、朱美娟、刘亮、赵悦珍。此外，胶州市糕点厂的法轮功学员刘正英，女，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生，一九九九年八、九月间，到北京上访为大法鸣冤，从此再没见音信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家里人多次寻找不见踪迹。

法轮功学员刘正英失踪二十多年

刘正英，女，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生，戴近视眼镜，身材修长，身高一米六左右，家住胶州市河头源小区十一号楼三单元一楼东户，在原胶州市食品公司糕点厂（杭州路）工作。



▲刘正英

一九九九年八、九月间，刘正英向同修借取三百元钱去北京为大法鸣冤，被劫持关押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

刘正英一直音讯全无，其家人曾多方寻找，均无任何切实的消息。其父因想念女儿悲痛离世。为方便联系，家中座机号一直没变，只是前面加“8”。

法轮功学员梁锡胜、谈桂华、王维和遭迫害离世

梁锡胜，男，张应镇梁家屯，二零零零年十月被非法劳教，被迫害奄奄一息，被非法劳教所放回家不久就去世了。

谈桂华女士，生于一九五五年，是青岛市胶州市第三皮鞋厂的退休职工。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一日因为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被拉回后送进精神病院，被注射不明药物、电针、强制吃药等折磨七个月，致浑身发抖，手不能动，腿



象喝醉了酒走路直打晃，脸色青紫，身上也青紫，心痛、头痛、关节痛、视物模糊，腰弯了、背驼了、痴痴呆呆的；回家后不久便发现乳房上有一硬块，不长时间乳房就流脓流血，到医院检查说是乳腺癌晚期，于二零零七年七月含冤离世。

王维和，马店镇禄家村人，一家于二零零零年正月初六再次进京上访，却又被抓回来关在村委。镇党委副书记王学浩驱车来到该村，与村支书董凤岗先将其女王莘押到隔壁屋关上门，不许外人看，在里面大打出手，又将父女俩拉到镇派出所分两屋关押，分别由王学浩拷打王维和；派出所所长周伟拷打王莘。王学浩命他（王维和）坐在水泥地上伸直双腿，两手向前平举，任他拳打脚踢，打累了就坐在太师椅上歇会儿再打，并大叫着“我是干公安的，我就是会打人！”直至将其打得昏死过去，他怕担责任，令人拉回村委关押。

其女儿王莘更惨，周伟让她蹲着马步，用炉钩子专打她全身的各个关节，直打得她各关节肿胀，疼痛难忍……毒打使得王维和六天不能进食，呼吸都困难，浑身万箭穿心般疼痛难忍。七天后又被押到镇派出所继续关押，三个月后，又连同老伴一起被押往精神病院进行更加残酷的折磨与迫害。王维和被押到精神病院里先打了一针，因炼功被医生杨成超发现，一天一夜被强行打了七支毒针。一个严重的精神病人，一针下去就昏死过去，王维和被连打了七针是什么样呢？第三

天他醒来后不会动了，口吐白沫，说话不清，连被子都不会盖，拉尿在裤子里……后来，王维和精神失常，几年后去世。

上述迫害致死学员的责任单位与责任人：

原胶州市政法委书记刘作金、高振华、孙晓兵；
原胶州市政法委副书记、610办公室主任刘学东；
原胶州市610办公室主任王强、薛玉斌，王荣海；
原胶州市康复医院院长刘炳文；原胶州公安局副局长王勇等。

宋建文：胶州市铺集镇人，他负责在胶州市南坦办起收容站，开创了胶州市迫害法轮功的先河。大约有五十多人，从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直至二零零零年春在此遭受迫害。后调任胶南市宣传部部长，已退休。

刘作金：胶州市里岔镇肖家村人。他首先在马店镇政府办起了洗脑班。一周后又搬到原张家屯镇税务所。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胶州市精神病院就成了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场所。刘作金上任后，更是变本加厉的利用了这个邪恶的手段来迫害法轮功学员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共有四十多个法轮功学员被关在这里，遭受吃毒药、打毒针等残酷的迫害。他在任期间，将法轮功学员李启胜、王崇柏、赵悦珍迫害致死。大约有四人被非法判刑，被劳教的人不计其数。

高振华：胶州市九龙镇皂户屯人。他继承前任的一切邪恶，大约将近三十名法轮功学员送入监狱，许多人被送劳教，将朱美娟、刘亮等两名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。

历届胶州市“610”办公室主任刘学东、于锡良、王强、王荣海、薛玉斌，他们既是直接迫害的指挥者，又是直接的凶手。都已退休。◇